

鵲

姻緣

卷下

商務印書館
印行

書



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



林

說



每集一二角

小說月報出版以來。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。其中短篇小說。標新領異。尤承社會歡迎。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。彙刻成集。名為說林。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。茶餘飯後。極良好之消遣品也。

陸續出版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六年四月初版

(鵜 鰈 姻 緣 三 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捌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青浦錢靜方

校訂者 武進惲樹珏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
商務印書館分館

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
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
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鵝鰾姻緣卷下

第五十五回 導旗兵七賊傷生 失主母二僕報信

話說三秀與張媼同坐房中。整頓細事。只待天明。遷往時肩家去。忽聞礮聲大震。圍牆倒塌。正在驚疑。只見阿福阿壽登登登的跑上樓梯。喘着急氣報道。太太大事不好了。不知那裏來的許多旗兵。攻破大門。在各處搜抄銀米。請太太從速隱避。莫被他看見纔好。急得張媼無地可鑽。拖着三秀便走。剛出房門。早見七舍頭繞黑布。身穿黑鑲邊的紅掛。手中挺着腰刀。第一個奔上樓來。後邊跟着一式打扮的幾個旗兵。不問情由。把三秀攙了便走。張媼緊緊跟着。直至中堂。堂上下早有火炬數百。照得白晝般的明亮。椅中坐着個梢長大漢。滿臉橫肉。領下稍有幾根鬚鬚。挺起胸膛。怒容滿面。望見七舍便一把揪住。喝道。你

這打不死的瘟賊。你說這裏狠有錢糧。我纔驚動着大隊。到來想要打些野草。如今你去看來。那裏有什麼錢。什麼米。口中說着。一手提起馬鞭。照着七舍便打。七舍急忙搖手道。將爺且慢。小人沒有空話。你看這裏米有倉。銀有窖。藏不知被那個透了消息。纔撲個空。但銀米雖已運去。那婆娘尙在這裏。你且瞧去。難道不值一錢的麼。那大漢果真放手。一手搶過火炬。照着三秀細看。嚇得三秀魂不附體。倚在張媼身上。縮做一團。那大漢看了一會。丟去火炬。哈哈大笑。道。幸有這個婆娘。不然叫我空走一回。見了李將軍。何以復命。便喝旗兵。把三秀馱回營去。張媼死命不捨。三跌兩撞的。後邊跟着七舍。哭喪着臉。想那銀米。必已運至直塘錢宅。一不做。二不休。索性領他前去。我還可搶珍妹到手。做個夫人。算計已定。剛要發言。忽見衆旗兵一擁圍上。大聲喝道。將爺得了美人。把你寬赦。難道我們憑你差遣。沒有一錢到手。就罷了。不成說着話。把腰刀攢。

刺進來一霎時已鑿了數十個洞。好個無惡不作的七舍家財沒有圖着。表妹沒有佔着。只活十九歲的年紀。已僵僵的臥在血泊之中。丟了性命。在下編書至此。要爲天下後世的惡人。做個榜樣。就題着幾句贊道。

欺人自欺。害人自害。逼死賢妻。結交無賴。表妹何緣。乃欲圖佔。姑娘何怨。乃欲謀陷。鄉里遭殃。親族被累。亂刃身亡。宜哉七舍。

阿福阿壽見事不佳。便輕輕地溜出後門。連夜跑往直塘報信。行未半里。忽見後邊火光冲天。知房屋已付一炬。嚇得不敢則聲。別轉身望前便走。行不幾步。又聞後邊人聲鼎沸。回首望時。見任陽鎮上幾處火起。旗兵喊殺。及婦孺啼哭之聲。隱隱不絕。這明明任陽一鎮多受着七爺恩德。波及無辜。真是可恨。那時福壽兩人。也顧不得他人的苦。只望前奔。天色纔明。已到直塘錢宅。可巧錢勤出來開門。兩人不由傳說。竟急忽忽的闖入內堂。要找姑爺報信。時肩知有意。

外的事披衣急起。問明來歷。嚇得魂不附體。珍姑聽了。只在床上簌簌地抖。錢翁夫婦聞有這事。還那裏安睡得着。急起盥嗽。與時肩商量往救之策。福壽二僕退至外廂歇息。纔想着兩房妻小。多沒走出。不知存亡生死。心中着實淒慘。不在話下。且說錢翁與時肩商量一回。沒有法想。還是沈氏夫人有些見識。先教錢勤到任陽鎮去探聽一番。究竟這枝兵從那道而來。那道而去。有了線索。便可跟往追尋。錢翁點首稱是。便命錢勤往探。福壽兩人就請他代訪妻小下落。錢勤應允。早餐一頓。便望任陽鎮來。到了鎮上。只見家家啼哭。戶戶悲愁。貨物搶得精空。房屋燬去不少。有幾個被旗兵殺死。陳着尸首。沒錢殮殮。這種慘劇。便鐵石人也看着傷心。步至大橋頂上。望那黃宅。早化成一片焦土。壁毀牆頽。棟摧柱折。餘火還蠕蠕地的燒着。因想前日到此。還是一所高廳大廈。半夜工夫。便擾到這個地步。那旗兵真是可恨。但不知是那裏來的。須要切聽着實。

纔好回報。剛要下橋。只見一人迎面而來。高聲問道。來的不是錢府裏勤大叔麼。錢勤答道。正是。兄長何人。爲何認識在下。那人便一手攙着。領到一所老虎竈的茶肆中來。正是。

欲探眞信息。須問路旁人。不遇旁人告。何來信息眞。
不知那人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姚小虞感恩留僕婦 黃珍姑驚變產男兒

話說錢勤剛下大橋。卽遇一人。領至茶肆坐定。茶博士送上兩盞茶來。只聽那人說道。勤大叔不認得我麼。我姓姚。名喚小虞。這裏黃府裏的太太。是我恩人。前日搬遷物件時候。我也混在裏邊。充個數兒。因此認得大叔。昨夜這裏的禍。多是黃府裏的內姪七舍作的。二更時份。我已睡了多覺。忽聞村外官塘上。有許多脚步聲響。急起看時。卻是大隊旗兵。亮着火炬。擁着一尊紅衣礮。從崑山

七里塘來第一個領路的人。便是七舍。我見了。便代太太寒心想必又有禍事。到了。急忙喚集村上的人。商量去救。不多一會。便聞礮聲大震。黃府裏火光燭天。接着鎖上又起了幾處的火。這勢來得兇了。我們衆寡不敵。又沒兵器。那個敢到老虎嘴上捋鬚。只得准備水桶撓鉤。前往救火。那時天色已明。一班狗彘不食的旗兵。搶得夠了。一個個提着衣包。扛着物件。有的還馱着年輕婦女。仍由七里塘回去。西村何九膽子最大。竟前去問他來歷。據說是駐紮松江的兵將。爺姓楊。乃李大將軍帳下的一個千總。奉着將軍命令。特地來捉雌老虎。黃劉氏的。你想菩薩般的黃太太。我們鄉裏人沒一個不贊他的。好那裏有甚老虎氣味。這明明七舍撒的野謊。要借旗兵的勢。來報宿怨罷了。旗兵去後。我們急到黃府上去。救熄了火。尋至後園。見假山背後。縮着兩個婦女。簌簌地抖。還有六七歲的幾個孩子。擁在一處。近前細看。乃是福壽兩位大叔的家小。因留

在我家住着。方纔他們說起。太太已被旗兵劫去。因沒劫着銀米。把七舍亂刀戳死。丟屍火中。這種天殺的賊。不死死誰我聽了。好不快活。如今我要問你。福壽兩位大叔。還沒尋見。可曾跑到你家來麼。錢勤聽了多時。見問福壽二人。纔點首回道。他在天明時。便到我家。據說主母被搶。急得主人沒法。因遣老兒到這裏來。探聽信息。據你說。那福壽二哥的嫂子。沒有妨礙。這是最好的事。快交我帶了回去。省他二人牽掛。小虞道是。還了茶鈔。便領錢勤到家。把阿珠阿寶兩個老婢。幾個小孩。一併交給錢勤。錢勤不敢停留。坐了一會。領着便走。回到家中。福壽迎着。見家小沒有失散。心中大喜。向錢勤殷勤致謝。阿珠阿寶到了錢府。便欲入內去見老夫人及珍姑。請安。福壽急忙阻住道。這且慢着。裏邊珍姑娘剛要臨盆。正亂着哩。原來珍姑自聞兇信。暈倒在床。哭了幾回。兩眼便如葡萄般的紅腫。丫鬟遞上茶點。略一沾脣。梗着喉嚨便嘔。時肩無奈。鎮日的坐

在床前勸解。捱到傍晚。忽見珍姑。雙眼緊閉。牙齒咬得戛戛地響。兩手棒着肚腹。曲轉了腰。一陣陣的喊痛。時肩慌了。急請母親進房看視。那沈老夫人何等閱歷。忖着媳婦已懷着九個月的身孕。今日受了驚恐。血脈失和。恐有墜胎冒血等症。忙傳穩婆伺候。那時候適錢勤回來。見了主人。把前話訴說一遍。錢翁夫婦心中略寬。可巧穩婆傳至。伺候未久。只聽哇的一聲。便產下一個寧馨兒來。雖未足月。卻無損壞。闔家大喜。只有珍姑愁眉淚眼。時刻不忘的掛念母親。老夫人恐他受病。終夜在床前尋話開導。把錢勤探得的話。點綴幾句。教他不必憂慮。只要你身體好了。起得床時。便可命時肩親到松江。迎你母親回轉。珍姑聽着老夫人話。雖也信到八分。但一晌跟着母親居住。片刻不離。一旦分手。那裏放心得下。終日裏號咷大哭。如醉如癡。只要見着母親一面。你想產後身體何等虛弱。豈可動彈的麼。因此上感起病來。一息奄奄臥床不起。老夫人見

珍姑病倒。忙僱乳母。把小孩好生撫養。時肩不離左右的陪着。那裏還到禮部府去伴讀。只在床前好言慰勸。教他將息要緊。還不惜重資的去請活華陀來。代他醫治。珍姑無奈。只得一日一日的熬着。直到順治四年三月下旬。病勢纔減。起得床時。便央時肩出門去訪母親消息。錢翁夫婦自三秀被劫之後。本也放心不下。今見媳婦沒有妨礙。遂備舟船。命時肩帶了行李。跟着福壽二僕。前往松江探聽消息。諸君試想。三秀被旗兵劫去。爲何卻到松江。這事話長。待在下漫漫道來。自然明白。正是

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且別壻鄉云尋泰水。

不知三秀被旗兵劫去之後。還回得常熟來否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沈猶龍嬰城起義 陳臥子投水全忠

原來松江這枝旗兵。乃是清將李成棟的。成棟初在泗州鎮帥高傑部下。做個

總兵。清兵渡江。他便降了清朝。隸屬旗下。故也稱做旗兵。那枝兵雖然勇猛。卻似盜賊一般。到處便搶。逢人便殺。奸淫擄掠。無所不爲。清兵攻克揚州時候。成棟趁勢搶了許多宦家婦女。姿色歹的。賞給部下。好的留着自己受用。有幾個貞節女子。不肯屈從。往往自盡。成棟大怒。一個個用鐵鍊鎖住。使他動彈不得。到了夜中。不顧婦女啼哭。任情取樂。這種舉動。真是禽獸不如。豫親王要壓服漢種。便利用他的強暴。使他南下。他從黃家鼐見殺之後。就靠着滿人勢力。親率舟師百號。駐紮吳淞。與沿海諸縣的同胞爲敵。卻被嘉定侯峒曾的鄉兵。捉個破綻。把舟師團團圍住。放起火來。那些兵丁。還可死裏逃生。舍舟就陸。最可慘的。後邊拖着兩號大船。艙中住的。多是被搶婦女。見火延着一個個呼號救命。鄉兵忙去救時。見那頸上。足上。多有鐵鍊鎖住。不能脫身。盡付一炬。成棟因此懷恨在心。把嘉定一縣的人。屠得乾乾淨淨。只把有姿色的女子。留着受用。

也算是賠償他的。那時豫親王已兵進杭州。潞王常淂見勢不敵。便從了巡撫張秉貞的話。率衆迎降。免使生靈塗炭。但那一班遺臣。不肯服輸。兵部尙書張國維見浙江無主。便奉着魯王以海。監國紹興。禮部尙書黃道周等。又迎着唐王聿鍵。卽位福建。就此閩浙兩省。還延着朱姓的兩支血胤。三吳遺臣。見明社一線未絕。就一處處的起兵響應。如江陰丹陽宜興吳江崑山太倉嘉定。轟轟烈烈。爭舉義旗。在下也一時敘述不盡。就中單表松江一郡。上海潘國光。金山侯承祖。華亭夏允彝。陳子龍。雖大半起自文人。沒有習過軍旅。卻也忠肝義膽。一心要復明室江山。仍歸漢種。公推在籍兵部右侍郎兩廣總督沈猶龍做了領袖。結合吳淞總兵吳志葵。泖河總兵黃蜚。在青浦泖澱河內。練着許多舟師。起與清朝爲敵。順治二年七月。李成棟屠了嘉定。回兵東向。來襲松江。清政府命降臣土國寶做江蘇巡撫。降將吳兆勝做江蘇提督。兆勝與成棟兩路夾攻。

志葵黃蜚出師黃浦。與清兵大戰。叵耐吳志葵係無能之輩。戰不多合。卽被兆勝擒住。黃蜚獨力難支。覷個破綻。想要破圍出走。卻被李成棟攔江截住。血戰多時。力盡被執。清兵把兩人解往蘇州。巡撫土國寶並不加誅。教部下領至江陰城下。教他說降。你道爲何。原來沿江一帶。雖已歸清。獨江陰尙被典史閻應元守住。清兵攻了數月。被應元殺死許多。未能取勝。因遣二人前去說降。志葵怕死。到了城下。便高聲的教他速降。黃蜚卻教應元堅守。清兵大怒。把黃蜚截去手足。黃蜚破口大罵。二人就此被殺。江陰守至八月下旬。纔被清兵攻破屠城。這話不在是書範圍之內。撇下不提。且說松江失了兩位總兵。城中守的多是一班文人。如何禦敵。那年八月。被吳李兩降將攻破松江。猶龍親自臨敵。中箭身死。上海金山。還那裏保守得住。國光承祖。相繼殉節。夏允彝也投河而死。獨那臥子先生。東奔西竄。想要再圖後舉。可巧吳兆勝駐紮松江。與巡撫土國

寶不甚和睦。臥子趁此機會。與兆勝幕友戴之儁。暗地裏去運動兆勝。勸他反正。兆勝果然應允。部下不從。把之儁一刀殺死。執了兆勝。解往南京。豫親王把兆勝正法。卽命固山額真巴山。操江御史陳錦。迅下松江。按誅同黨。二人就把臥子擒住。訊問何官。臥子植立不跪。朗聲說道。我乃崇禎朝兵科給事中。陳子龍的便是。問何沒有薙髮。臥子答道。薙了髮。還何面去見先帝。說了這話。就此不再開口。二人無奈。喝教左右綁下。丟入舟中。解往南京取決。臥子待守兵稍懈。將身一縱。躍入河中。急忙救起。早已氣斷命絕。柳如是聞了。這信合掌頂禮。口中只說善哉善哉。自此佩服張天如的先見。把牧齋更看得不值錢了。閒話休提。兆勝既誅。清政府命成棟駐紮松江。署任江蘇提督。這是李軍駐松的一段情節。在下草草不恭。也算表過。正是

不作蔣舒生。寧爲袁粲死。試問錢虞山。何如陳臥子。

不知李成棟駐紮松江。爲何要捉起劉三秀來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李成棟無福見佳人 劉三秀從權認假母

話說李成棟做了江蘇提督。駐紮松江。一味貪財好色。那時候的年輕婦女。不知作了甚麼。一個個被他擄入營中。奸淫取樂。他的提督署也算得大了。還安放不下許多婦女。乃借搜捕餘孽名義。無緣無故的抄沒了幾家紳富。把他房屋收拾一新。算做藏嬌之所。部下靠着成棟的勢。四出焚掠。毫無顧忌。因此各處無賴。多願到李將軍處投軍。七舍從黃宅放走出來。便有幾個同類中人。勾同前去。投在楊千總帳下。當着一名步兵。他的心中。仍舊刻刻不忘的要害姑娘。圖謀財產。因在楊千總前。造了許多謠言。說三秀在家。諸多不法。家中私造刑具。虐害鄉民。如有告發。他便賄通官吏。坐個誣告罪名。因此常熟一縣的人。背地裏多稱他做雌老虎。只有畏避。不敢與他計較。他的面貌極好。家私極大。

將爺若肯爲民除害。不但可得許多兵餉。且可把那人獻到上邊。不怕李大將軍不替將爺記一個大功哩。楊千總聽了大喜。卽點齊帳下的一千旗兵。教七舍做了嚮導。由崑山七里塘進發。那夜三更時分。兵到任陽。只道是荊州穩取的了。豈知遲了數日。竟撲一空。只搶得三秀張媼兩人。沒有好處。旗兵忿怒。把七舍亂刀戳死。也算任陽鎮的晦氣。搶却一空。逍遙回去。楊千總得了三秀。回到松江。獻與成棟受用。成棟剛要傳見。忽報豫親王有使命下來。只得把三秀送入後堂。大開營門接待。來使纔知閩浙兩省多已平定。魯王以海逃往澳門。唐王聿鍵被殺。福州現在唐王的大學士蘇觀生奉着唐王胞弟聿鏞爲主。據守廣東。明季兵部尙書丁魁楚。兵部侍郎瞿式耜奉着桂王由榔爲主。據守廣西。改元永歷。閩浙雖平。兩廣又起。故調李成棟往征廣東。教他卽日起兵。不可遲誤。成棟奉着王命。那敢違拗。送出使者。就把提督印信交給乃弟成柱權領。